正君臣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其禮如伊尹冕服奉嗣王祗見厥祖者朱先生謂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是也然柩前之位所謂即位而哭阼階之位亦止行于廟中與正朝之禮猶有不同未受黻冕自難以士服臨朝康王之誥曰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內王之治朝而可以麻冕彤裳臨諸侯乎王世子未受命即成爲君諸侯世子雖誓于王君薨猶必親受命也借吉行事必待踰年故冕

見王風日趨于變且以志鄭莊之爲欺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穀梁傳曰及者内爲志焉爾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杜元凱曰越近垂地名

秋大水

啖叔佐曰凡水旱皆書時者爲其久乃成災故不可書日月也

父孔子六世祖不敢名也春秋孔子之家史非若太史氏修于國故可諱君親一也王猛不諱而諱孔父乎何謂臨文不諱乎趙子常變其說曰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則益踈矣劉卷非天子三公乎從胡氏

滕子來朝

元吳立夫論杞曰春秋列國杞爲難攷立四義以辯卒莫之定也滕杞等耳胡子惡其朝魯曰降而子以狄之其求經亦太深矣聖人不以一罪及人之子孫

天下不獨桓無王也若云孔子因魯史以立王法凡天下無王者以類誅猶可也二年春與夷之弑定十三年之薛弑其君比何以不相同乎十年書王以爲正曹終生之卒五年陳侯鮑卒赴以二日謂長厯大衍步推不在一月故不得質言書王與其正猶可也十五年何以不正天王之崩十七年何以不正蔡封人之卒乎豈謂事不在正月故不書王乎春秋書王本以大一統不謂王之能王也況王月實非魯所能

私哉其後趙子常少變之然無能改也胡氏别爲之辭然至二年書王則無以自解宋萬趙盾宋歸生之弑而稱王矣

公會齊侯于嬴

嬴齊地今泰安州界内杜氏曰以國君娶夫人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此志齊衛之合也春秋之初齊黨鄭衛黨宋會稷之

七五一入食限

公子翬如齊逆女

稱公子始命爲卿也越境而遣卿禮也胡氏譏之過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據穀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左氏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

則諸卿皆行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然則送女踰境非禮也讙今寧陽西界地則入魯境矣不言夫人者

公羊子曰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也陳氏曰已去齊故不言女未至魯故不言夫人也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曰致夫人也

春而教振旅平列陳辨鼓鐸鐲鐃之用遂以蒐田祭
社仲夏而教茇舍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遂以
苗田以享礿仲秋而教治兵辨旗物之用遂以獮田
以祀祊中冬而教大閱則合三時之所辨者而皆辨
之遂以狩田以享烝其義胡氏備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者何宰夫也夫宰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
大夫若宰周公則太宰矣何則未有中下大夫而公

二時史失之也胡氏以謂四年之無二時以糾之聘而知王之不復能用刑也是何郤公之遺說也然五年仍叔之子亦聘矣而秋冬何以書也七年之無二時胡氏以謂穀鄧之朝見諸侯之不復能修職也郤公曰桓公以火攻人故去二時二氏之說靡所定矣然如胡氏之例則二年滕子來朝不具四時乎不可通于彼矣如何氏之說則火攻之惡不猶愈于成宋亂乎是故二氏求經之過杜征南范豫章可謂不鑿

矣

五年春正月甲戌

巳丑陳侯鮑卒

按杜元凱長歴正月甲申朔日内無甲戌則巳丑乃六日也甲戌下按傳先儒疑有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公疾病亂作之事爲蔡人殺陳佗張本趙企明曰甲戌之下闕事也左氏以爲再赴疎矣就使再赴不過再以卒之日赴也豈有一人而二日卒耶公羊

家以其卒不地爲弑按陳侯卒于國自應不地何得
因疑爲殺乎
夏齊侯鄭伯如紀
欲襲紀也胡氏謂著齊人滅紀之罪紀侯去國之由
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趙企明曰徵兵也仍叔之子云者公羊譏父老子
代從政益以爲私愛害公選矣

何惜于諸侯拒戰之事而顧盡沒其實乎奪鄭權當在春秋前入春秋則鄭伯皆以外諸侯書耳王之無天也吕仲木曰省文從讀又曰闕文亦可也

大雩

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爲雩門舞雩在城南舞以女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之陰雩祭以舞爲盛遂名壇曰舞雩有二龍見而雩設壇祈澤常祭也旱而雩非常也大雩上帝用盛樂又非常僭也胡氏義備

度其國危遂不復者誤之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劉原父曰大閱冬事也秋興之厲農矣傳謂懼鄭忽

畏齊人而季明德直謂紀求魯援故不因田而簡閱

則臆之而已

蔡人殺陳佗

程子曰蔡桓侯殺陳佗實以私也而書人同于討賊者衆人之公也陳君舉曰公子與太子兩下爭利相殺則其討之何以庶孽亂正統如之何勿討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古者冢子生食以太牢不食而見冠于阼階死則爲之斬其異于庶甚矣禮内則卿大夫以下子生皆書于閭史故策書大體嫡冢必書胡康侯曰其不書世子天下無生而貴者誓于天子然後爲世子或曰生

蟄不以火田然孟春啟蟄而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仲春之田有火弊則許其焚圃草以田特禁其焚山林耳今焚于建丑之月何以書哉高抑崇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野人吳幼清以非狩地故譏是也公穀曰火攻夫咸丘内地則何以火攻若邾婁之邑則何以不繫邾婁耶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嬴同姓國在今襄陽穀城縣伯爵鄧曼姓商之侯國亦在襄陽北鄧城古者諸侯不生名來朝而名則附庸也穀鄧以諸侯而名者何也胡子以朝桓立義曰惡其黨惡也然而滕紀不名又何以通于彼例也左氏謂賤之名夫降爵成禮如滕紀薛者有矣不敬見伐如杞者有矣史豈嘗賤而名之先王制禮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名其君乎公穀皆曰穀鄧失地之君趙企明因訂之曰穀鄧皆在南陽而逼於楚懼不

見容故越蔡許陳曹宿邾六國歴千四百里而以朝禮接于魯葢失地而奔者也然莊十六年楚然後滅鄧此時曷爲遽以失地名之故趙匡劉敞以爲用狄禮而名之𨑬言非失地而名信足辨公穀矣以爲用狄禮而名即如杞桓公用夷禮何以不名哉是𨑬亦妄也或曰穀鄧于魯交好不通事無本末鄧旋爲楚所滅而穀終春秋不經見以其接我故詳其名是變一例也葢近之耳缺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

春正月巳卯烝

秦道静釋杜駁論云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此夏仲月應書冬烝其書者爲夏五再烝見續起也趙伯循曰周雖以建子爲正祭祀則用夏時本月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亦越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敬授民時巡守嘗享猶自夏焉胡氏不知以爲冬事誤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高抑崇曰謀納后也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

秋伐邾

趙企明曰隱有遜國之心則即位三月儀父來盟桓簒弑則定位六年儀父不至桓憤而伐之邾終不即

至迄十五年因年人葛人之來始與之俱朝焉義之可恃也桓以不義伐之豈必書公書師而後見貶哉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趙企明曰齊將滅紀紀托于魯勢不能庇紀于是爲之謀俾納女于王爲重焉祭公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其說是已而謂祭公尊不當行則非矣趙子常曰桓王取后于紀命魯主昏嘗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

定矣既已納幣契成故祭公來受辭于主昏者而往逆后于紀皆禮之宜也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于我故言遂諸家泥于常事不書之說謂書來書遂爲非常于是譏祭公罪紀而議及天王坐以虛文說經而不以天子昏禮推原之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公羊子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天子后猶曰吾季姜也謂化天下以婦

道者非本旨矣趙企明曰紀姜歸不書以非祭公所
得以也然則文姜毋一國暈寧得以之乎暈祭或以
或不以暈專也據實而書趙氏亦未之考耳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姬姓伯爵國今曹東五十里實古定陶武王封文
王子叔振鐸之地今伯爲桓公也胡氏引周官典命

世子出從朝命之禮謂同急趨王命者耳若諸侯相朝世乃行之非先王常典而使世子攝行豈禮也哉

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胡氏言之備矣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射姑嗣是爲莊公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東阿縣東南桃城也考水經葢濟西魯南界地

西南距衛尚隅范鄆等皆魯邑先儒以爲衛地非也

桃丘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會之以間齊而

衛已由他道先過故曰弗遇若中背公而更與齊鄭

則但常言弗至以見實耳胡氏謂惡失信非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紀故也凡戰以主及客郎以自戰爲文左氏謂伐有

辭魯嘗以周班後鄭餼而齊衛以應鄭之請則稱戰

君在喪恒稱子既葬矣未踰年稱子據僖二十五年衛子踰年矣未葬稱子據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不稱王鄭忽未踰年者也其名之權臣專制遲疑未嘗立爲君也故從未君之恒辭而稱名不稱世子者亦未嘗立爲世子也其復歸稱世子斯趙子常謂特筆以正名者非不修春秋之舊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以大夫會諸侯盟于是始柔不稱氏未賜族爲卿者

也凡內公子出與會盟法當以臣禮書名趙氏謂諸
侯之弟攝君則稱字非也禮卿不會諸侯盟折孫明
復發微曰魯地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杜氏曰隱公時齊鄭皆入郕而有隙二國會郕
豈欲察其情實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折以下三盟皆宋莊結魯仇鄭之計其屢盟而厚疑

胡氏義備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杞公穀作紀曲池今曲阜縣北境古汶陽汪仲裕曰隱二年杞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虗龜皆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公辭平故更與鄭盟將謀伐宋馬武父鄭地桓先往蒞桓先有忿心也許翰氏曰王迹既息伯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伯統興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丙戌衛矦晉卒

子翔嗣是爲惠公再書丙戌者作經之後傳授羨文

非孔子存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内稱及微者也趙子常曰不言公蒙上文非也武父

以丙戌盟逮今踰旬則兩家歸而别遣人會伐耳春

秋一事而再見者不盡没其名以見實間有事不得

蒙上文也春秋無義戰謂往戰者罪在内胡子以戰

立義耳非其極也

也戰于魯而不地何也公羊子以爲近而異于郎是
也與鄭戰爾而胡爲于魯去年冬及鄭師伐宋丁未
戰于宋矣則宋之來也非報丁未之役乎然則于魯
者近之矣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之或以聖人因舊史闕之非也夫趙氏之言是矣穀梁以爲傳疑胡康侯因曰春秋因舊史有可損不能益可損不能益是也然聖人經世之典苟存闕文何爲哉孔子稱及史闕文言其時之遵所聞而不敢自用易置也若遂去一月字遂增一月字其于春秋之義微矣何爲存之徒以益後世之疑乎以是知聖人不爲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則知諸大夫有所不心乎哭也穀梁謂來我舉其貴非也來盟者奉君命來受盟也趙企明所謂屈已而求盟于我是也穀梁謂前定而胡子取之非也齊年陳黄皆名也謂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寵愛亦非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乙亥嘗

乙亥之嘗左氏曰不害者火不害粟也而穀梁以未

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伯者之漸成矣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本非所得制而今制之以行已意胡子以爲交譏之是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天子五路以祀其金輅以封同姓曷爲求之魯乎禮

曰魯君孟春乘大輅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魯僭天子之禮車輅之制魯或存之周衰典禮不修車輅不能自制故下求于魯趙子常曰求車有闕乏也俄而天王崩七年而後克葬則諸侯不王之罪大矣義見隱三年求賻下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季明德以莊僖因嗣王追稱實未嘗立按經

世表莊以是年甲申即位乙亥崩僖以乙亥即位甲辰崩季氏失考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奔書名失君道也唐孔氏謂自奔即自身罪名與不名隨赴而書趙子常言鄭伯突別于忽非也春秋于忽始終未嘗以伯書何用名突以辨之耶突以外內之援取非其有嫌于宜鄭也故不繫之鄭立已五年

諸侯會之而莫討則成乎君矣故以伯書伯也而至于奔晉讀者可以問義矣忽雖冢嫡而出稱名則鄭莊不以爲世子不但未誓之于王朝也歸而始稱世子者祭仲姑假之絕人望以動突因求免逐君于諸侯之策未遽以爲君也其于制突蓋亦巧矣復者已絕之辭比事而觀則忽之宜立而昏懦與突之不君仲之不臣幷見矣

許叔入於許

許叔之入穀梁子曰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胡子本之爲傳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求復其國則正矣叔因亂竊入者耳然乎曰此呂仲木所謂喜許叔憫亡國者是也且古者諸侯世子皆誓于天子正也入春秋皆不誓矣繼世則朝于王所而授命正也入春秋則皆不命矣彼以責諸無事而立可矣許太岳之後見滅非其罪也處許東偏十五年天下莫之省救也天王方伯安足恃哉告諸天王則繻葛之戰且中肩

耳然彭生之禍自是生矣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郳見隱元年牟子爵祝融之後泰山郡有故牟國季氏謂今登州福山非也葛嬴姓伯爵書稱葛伯者是國今歸德府寧陵寔古梁國杜元凱曰三人皆附庸之世子其君應稱名故其子降稱人旅朝非諸侯所得爲也不奔王喪而相率以朝弒君之賊罪已不事于降而人之也諸侯旅朝至桓文甚簡矣亦庶能以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納突再匆克也自是宋魯諸國遂棄鄭無爲謀者矣突之智奚謂能結援哉王制諸侯爵次有序先蔡而後衛今蔡序衛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今陳序蔡上是主會者得以意爲輕重矣自是蔡終春秋遂序衛陳之下則國弱不能自強亦并可見嗟乎豈春秋之細故哉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趙子常曰會盟不至會伐何以致民爲重也致伐不月苟致以四時首月則書其月一時無他事不敢廢時首也

冬城向

隱二年莒入之矣其介于莒魯之間故或因其服而城之其後莒卒滅向而莒魯之爭始于此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惠公也立三年逼于公子職公子洩出奔徃與

東海季明德論左氏序急壽事明德指其事失實者
衛宣烝夷姜生急子必不在先君時及奪妻宣姜生
壽及朔則又當在十七八年後自隱公壬戌至桓公
庚辰纔十九年朔雖已生僅可二三歲耳然宣卒朔
嗣已在桓十二年計其時宜甫週歲尚在襁褓何
以不四年間遂見遂奔齊邪當宣姜惡急于宣朔少必
不與聞而謂同搆哉況宣公殺急及壽宜如晉申生
宋痤目君以殺若微者殺之姓名不登則亦宜如衛

朔庶兄則衛人何以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耶且謂
昭伯烝宣姜生戴文及宋桓許穆夫人是昭伯既生
二子二女則于宣姜豈私烝哉而朔又方爲君昭伯
庶兄豈有妻其母宣姜之理且謂齊人使昭伯烝于
宣姜不可強之則益遠于人情矣姦生子孕宜不育
諸公族安肯奉以爲君而其女弟宋桓許穆又豈肯
娶以爲夫人乎左氏必不足信也宣淫亂備載于詩
惡本難掩然急壽之死則其自爲無與于朔公羊不

耳以季獻舞爲二人它無所據也而東海季明德亟
信之胡安定曰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當立歸者善
辭其說所自出杜預也鄭漁仲考之史曰蔡桓侯立
十年卒桓無嗣國人名其弟于陳立之是爲哀侯獻
舞其弟云者則所謂季者也今考左氏云蔡人召蔡
季于陳則必蔡桓無嗣漁仲之言非苟爲也昧者不
察而曰季桓侯之弟而獻舞桓子從而譜之是固祇
取異者耳若桓既有子蔡人何用名季獻舞既當立

且既立矣又何用詡然誇之曰力足以得國而不居
乎縱其欲居將安置新君乎故季獻舞一人也其字
者趙子常所謂公子反國非有罪不名以別之也初
字終名不復國如諸侯之卒然名之也趙企明所謂
聖文褒貶之法非也

癸巳葬蔡桓侯

五等諸侯卒舉其爵于其葬皆書公禮也桓獨繫以
侯杜元凱謂謬是也胡子曰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

皆書公志其失禮此言非也齊有丙公丁公乙公癸公魯有考公煬公幽公等皆成康盛時齊魯爵皆元侯不以稱公爲僭也獨晉人曰我先君文侯反在平王之世意者晉有二文故爲別之歟若以蔡季賢能爲兄請謚于王而以侯配之此經傳無文況齊魯先侯配謚以公彼豈不請而臣子私尊之者且諸侯五月乃葬由六月丁丑逮八月癸巳十七日而渴葬則不能請謚之一驗耳杜元凱謂謬誤者豈不然哉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